

# 一五十一

：十五年圖書館員生涯

## 喬衍琯

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

**從**民國46年2月到61年8月，我在中央圖書館服務了15年半。自忖那十多年中，實在想不出我有那一件事值得表白的。不過身在館中，所見所聞，卻還有一些。這些事情，如果寫成流水帳，實在毫無意義。後來想起有人寫回憶錄的方式，每10年寫一次，題目叫「流水十年間」。於是加以模仿，為「一五十一」，以民國46、51、56、61這4年為中心，用閒話家常的方式，回憶往事。

**偶**然的機緣 我能到中央圖書館服務，是偶然的機緣。45年冬任教於臺南高工，忽然接到楊承祖兄的信，說是師範大學在寒假要招一期國文研究所的研究生，分為三組：(一)目錄學組，與中央圖書館合作。(二)博物館組，與美術文物館(後來改歷史博物館)合作。(三)與中華大辭典編籌處合作的一個組。他極力鼓勵我去應試。我選了目錄學組，覺得一面工作，一面有書看，真是很划得來的事。再則在38年暑期，用3天時間，協助清點東北大學運臺的圖書，也可說和圖書館工作早有這段淵源。一念之間，決定了10多年的工作，其影響則是終身的。考試的專門科目有圖書館學和目錄學，這兩門學科我從來都沒接觸過，托人向臺南圖書館借了兩本書，臨時抱佛腳，居然考取了。

**書一碼** 入學後上午在校上課，課程是國文所和目錄學各半。下午在館中實習，我分在編目組，任中文編目的工作。而學校並未開分類編目的課程，一切都是採學徒的方式，向先進請教。我覺得受益最大之處有三：

(一)主任任秉之先生，嚴守同一部書祇能有一個分類號，這樣即使錯了，也是一路錯到底。不會像現在有些圖書館把一部書分到好幾處，其中關鍵便在確實查複本。當時是排片的相自芬小姐兼這個差事。偶有遺漏，編目人員會補查，最後任主任還會抓漏網之魚。當然那時書少，經眼的書，大致都能有點印象。

(二)要能把複本查得確實，得把草片排好，而相小姐離職後，接手的人多，便日漸紊亂。我有鑑於此，自請整理草片，並和閱覽室的卡片互相核對，費了一兩個月。不要認為這是很枯燥的事，卻能從中得益匪淺，發現了編目分

類時疏忽的地方，致誤的原因，改正的方法。當時曾留下記錄，可惜未能加以整理，後來都散失了。

(三)館中原有一批運臺的普通本線裝舊籍，再加上新購的半部叢書集成，都由我編目。不僅做了這一工作，也利用機會翻閱了這兩千多種書。多數的書祇是看看序跋，有些書連序跋也看不懂，如醫書、五行、天文算法等，有些書便看得仔細些，很有興趣的則借回宿舍慢慢看，這是圖書館員的最大福利。

**學**徒制 暑假期間，館中的實習也有幾個星期的休息，館長蔣師慰堂，著我到霧峰北溝的善本書庫，去跟主任昌瑞卿先生做學徒。蔣師常說：有些東西在學校裡是學不到的，還得用師徒制。我也深有同感，如今常強調什麼專業訓練，實則很不切實際，以我的切身經驗，在學校也學了好幾門圖書館的功課，在工作上可說沒有什麼裨益，真正得益的祇是在圖書館實習時學到的。所以後來在學校講圖書館學有關課程時，對那些頭腦靈活，又肯用功的學生，常告誡他們，就業時千萬不可以科班出身自誇，課堂上學的祇是點皮毛，要能有實際的工作相印證才行。即使學歷很低的「行伍出身」，也千萬不能瞧不起他們未受過專業訓練。後來遇到他們，多深感吾言不謬。有的朋友問我，你為何不告訴那些程度差的學生呢？我的答覆是「大愚若智」，讓他們神氣好了。而評鑑一所圖書館，在館藏和服務之外，是否能使館員在工作中得到進修，也很重要。

**唱**獨腳戲 那時的中央圖書館，有些單位是唱獨腳戲。昌先生在北溝便是如此。12多萬冊善本書，分裝500多箱，另外祇有技工呂起森搬動箱子和打掃庫房。箱子堆得5、6層高，要找的書如果放在底層，有時得翻上10多個箱子，打開箱子，得從兩三百本書中找出所要找的書。要是展覽，一次提取兩三百本書，其繁重可知。用畢歸箱時，又得依相反順序去搬動，其間一點錯亂不得，不然就找不到書了。除了這些經常性的瑣事外，昌先生還編了善本書目3冊，宋本圖錄和金元本圖錄各一冊，明人傳記資料索引一大冊。其他小本的如臺灣公藏宋元本聯合書目、



高麗本聯合書目等則不一一列舉。

官書股也是由宋常廉兄一人頂著，所管的官書包括從大陸運臺的、在臺各級政府機構新編印的、外國政府的、還有聯合國及其附設各機構的。一次常是湧到好幾大箱，卻既無幫手，連書架也經常不夠用，祇好擺地攤。可是要找的書，他常是隨手就可找得到。當時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圖書館也是如此，找書得靠王寶先先生。後來胡適之先生做院長，覺得這種靠個人的管理方式不足為訓，要向制度化改進，不過人手多了，地方寬敞了，設備也適用以致豪華了，服務的精神和效果也得隨著提高方是。

獨腳戲的方式已過去了，可是那種全力貫注的精神是令人永遠欽敬的。在從南海路舊館舍遷入新館，經常可看到下班時間以後，有些單位仍有人繼續工作，可說正是這一精神的延續。有些人的職位不高，待遇很低，仍是毫無怨尤的辛勤工作，這種犧牲奉獻，更是了不起。

**以館為家** 當時不少單身同仁，就住在館中的宿舍，矮小、潮溼、夏暖冬涼，也不免有些牢騷，卻毫不影響對館的向心力。白天上班時，也許並不是怎麼起勁，我便是對公賣局球場的球賽不肯放過，可是做不完的事，利用晚上、假期，一定要做好，可說是包工制。尤其在年節辦展覽，常要連夜佈置，而舊年初一，還得照應展覽室。其實過年值班，比出去拜年好，大家都在路上跑，很少能看到人，倒是有些人來看展覽，可以很從容的聊天。好像有一年展覽拓片，丁念先先生便為我講了一兩個小時，得益良多。我在 51 年春結婚，結了婚，最大不同，便是不再能以館作家了。甚至遇到孩子生病，還得分心去照顧。

**書目學要** 圖書館，尤其是編目和特藏兩單位，經常要查各種書目，有些文史方面的讀書人，也有這方面的需要。於是洽請一家公營的出版機構，編印一些重要的書目。以 10 種為一輯，初步先印三輯。選定書單，慰堂師要我先為每種書目寫篇提要，我勉力而為，祇能就各書的序跋，以及其他書目、文集等關於這些書目的論述，加以摘抄，寫出來連自己也不滿意，再經昌先生和慰堂師訂正，就是後來收入中華叢書中的書目學要。書目提要雖然沒有寫好，不過總是比較認真的看了這 30 種較重要且常用的書目，比平時查閱認真得多了，這也是在工作中得到進益的一例。

**世界博覽會** 從 51 年起的 5 年中，無論我個人或中央圖書館，都有很大的變動。就個人說：52 年我有了長女，在養育上，比一般的孩子費的心血多，不過長大後倒

是很省心。年幼時我常帶她到各地的圖書館、博物館、大專院校去走動。在讀小學時，就在學校圖書室幫忙，她對中學圖書館非常失望，有的管理人員叫人望而生畏，甚至生厭。中學圖書館實在最須改進，學生忙著升學，校長和教育行政機構不當回事，工作人員的服務意願有待提高。她原打算考圖書館研究所，而且也買了些書看，卻又改變主意。

53 年春，美國紐約舉辦世界博覽會，館中選了一些善本和地圖在中國館中展出。慰堂師派我去照料，一年後派張東哲兄接替。在公餘曾參觀各地大學和圖書館，從國會圖書館到鄉村的一個人唱獨腳戲的公共圖書館。從波士頓的哈佛燕京圖書館、波士頓公共圖書館，到休士頓賴斯大學(Rice University)新建的圖書館，卡爾斯頓(Charleston)公共圖書館。一年多時間，我都按日以書面報告到館。

**圖書館員** 返國時，我從紐約坐貨船回國，一路經過大小近 10 個港口，每到一地，我便從加油站拿份地圖，找到當地公共圖書館，跑去攀個同行，請教有那些名勝古跡可看，甚至可以借本觀光指南，祇要登記護照號碼即可，如行前來不及歸還，可以還給下一站的公共圖書館。所以我每到一個碼頭，同樣的時間，總比船員到的地方多，玩得有意義。他們總以為我到過這些地方，其實祇是因為我是圖書館員。而圖書館對於推展觀光事業，以至國民外交，都可以發揮不少功能。回程經過日本時，到過東京、神戶、大阪、京都 4 個都市，時間都很短，所以未能參觀各地的圖書館。又經過韓國的釜山，韓戰的瘡痍還未平復，祇有 50 萬人，市區多是平房，更談不上圖書館了。3 年前有機會在釜山停留了 8 個月，已是近 400 萬人的大都市，高樓連雲，工商發達，不過圖書館的規模，比我們要落後 10 年，可是韓國人已注意到發展圖書館，我可以說，不出 10 年，會趕過我們。我卻也希望幸而言不中，那就得我們多加油。(下期待續)